

辽夷略

辽夷略叙言

余自庚申十一月归途撰次辽夷略，记其种落住牧及市赏诸处，盖得之周中丞毓阳全辽图底本，中颇详而核。今者辽沈新陷，朝议纷纷无定画，甚有欲弃河西而守山海者。夫河西弃而山海安能守，此不待智者知之也。窃私叹国家才失一隅之地，动辄回顾张皇，便思缩地自固，别无他策，此其病在我先自弱，视奴太强，我先失中国之势，而遂视奴为不可制之敌国。不知奴于众夷中不过弹丸之一种耳，操纵而颠倒之线索，原在我中国之手。晁家令云：“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长技也。”请就辽夷略中考论之。夫从来夷无定主，犬羊相噬，投骨于地，狺然而争。虎墩兔憨为西虏帝，然累岁思邀我贡市王爵，如俺答故事而不得，抱恨终身，岂肯坐视奴帝辽阳，断其市贡之利乎？且以宁前而论之，其革兰泰之一种，凡八枝共四十酋，而领市赏则高台、兴水县二堡也。以广宁、锦义而论之，其土蛮憨一种，凡九枝共三十酋，而领市赏则镇远关也。其鬻塔必一种，凡十枝共四十酋，而领市赏则镇远关与大福堡也。其大委正一种，凡三枝，而领市赏亦镇远关也。其克石炭一种，凡三枝共九酋，而领市赏亦镇远关也。其鬼麻一种，凡五枝，小歹青一枝，市赏则大康堡。额参委正一枝，市赏亦镇远关。耿耿歹青，青歹青，石保赤丑库儿三枝，市赏亦大康堡也。其五路台吉一种，凡七枝共十八酋，而领市赏亦镇远关也。其把伴一种入于泰宁，凡二枝共十六酋，而领市赏亦镇远关也。泰宁诸夷虎喇赤一种五枝，长男速把亥一枝，凡二十二酋，直广宁、海州、西平、东胜，东昌等堡，而领市赏则镇远关也。其次男炒花一种，凡九枝共三十余酋，而领市赏镇远关也。至万历四十三年，辽阳、长安堡新开木市，而西自广宁，东至辽阳境外，游牧络绎，是虏亦以木币为命矣。至于虎喇第四男伯耍儿一种，凡五枝共六十余酋，对辽、沈，开、铁正北，而市赏俱住新安关，今没于奴，则伯耍儿部下六十余酋之市赏绝矣。惟福余夷弱而久不入市，海西南北关夷为奴所并而不开市，则今日每年数十万两市赏，固诸酋所恋恋而不能舍者也。诸酋利吾市赏，便我市易，我之布帛锅口等物，皆彼夷日用所需，而彼马牛毡革非与我市则无所售，然则辽阳一带，塞西虏所资以为生，料西虏亦决不利我失辽阳，而今（令）奴得之也。今伯耍儿已无市赏之利而思逐奴矣，炒花亦且为我守黄泥洼以拒奴矣，谁谓西虏肯令奴得土地，而已失市赏哉。挑之使斗，亦彼各自为其私情所必至也。今日惟有此一着，可使夷动而我静，夷劳而我逸，我修备修守，而徐乘其敝，宽民力定人心，以为恢复之计。若夫海盖诸逃民在海岛中者，皆我百姓，决宜安插各岛中，设官以统之，令山东为之接济，使安插共守，以相机

会，为复海盖之后图。移咨朝鲜，整兵以扰其东境，而通贡道。又见奸细藏于兵部提堂中，恐此辈埋伏伺隙者不少，托何神丛，意将何为，危哉危哉，当事者不得瞢瞢如梦，余是以刻辽夷略，而僭题数言，以告寔心为国者采而行之。若夫捐广宁与虏而守山海者，亡国危君父之言也，思之心悸股慄。更有言所难尽者，先见早防，是在赤心大志刻刻留意，如对大敌可耳。近见中州藩臬诸臣弃官而逃，则又惴惴寒心。细思今日之势，苟非徼九庙神灵，呵护社稷，谁复有抛命担当拥卫我圣人者，暗想真堪痛哭，何暇寇在门而室中日日谗诟也。时天启改元辛酉孟夏日题于读书舫中。

辽夷略

宁远前屯诸处踞塞外者曰朵颜，其酋曰革兰泰，八子，自长子影克而下，二曰董狐狸，三曰獐兔，四曰都令满都不赖，五曰兀鲁厮汉，六曰猛首大，七日鹅毛兔，八曰阿只孛罗。影克颇忠实，能约束其部夷。先是兀鲁厮汉，长秃为边患，影克对汉使言，愿汉关吏伺其索赏关下，幸速除之，无敢怨。其后土蛮首难，影克为其耳目，竟被兵死。生三子，长曰贵英，又名长昂，即专难，屡犯屡抚，不能如影克之世矣。生长子伯洪大、次子徠鞞大。伯洪大物故，而五子存，曰哈喇木什、曰耳周什，曰文布刺麻、曰速卜得、曰远日（旦）。徠鞞大存而有长子胡喇亥，次子刁儿吉，计七枝而拥兵约五千。影克之次子曰耿奴，故而有子曰蟒金他不能、曰孛只他不能，两枝之兵约二千。影克之三子曰杜龙，一枝之兵约一千。盖影克一派凡十枝，而控弦之骑不下八千人也。董狐狸连结族党数入寇，旋叩头乞哀，就抚赏矣，而反复如初。有九子，长曰伯言莫赖，一名伯彦孛来，入寇死关下，次曰把来气、曰把来都，曰蟒固大、曰以巴儿、曰以那赤，曰把塔儿、曰明暗那木、曰老思，计董狐狸之派九枝，而约兵二千余骑，不能当影克之子孙四分之一也。獐兔一名长秃，数犯边，后边人生致之，以长昂叩关求赎免，然旋盟旋背矣。当是时中国悔不用阿兄影克言，先杀之为快。獐兔二子，曰打木、曰打火，而兵亦千余，则又孙于董狐狸诸子矣。都令满都不赖三子，长曰兀鲁伯户，故而有三子，曰阿哈赛，曰阿只布，而拥骑约二千。次曰兀鲁孩厮，故而有四子，曰伯言兀、曰伯户，曰伯亥、曰伯托，约兵二千余。三男曰老撤，拥骑亦千余。满都不赖凡八枝，而骑卒亦千余人矣。兀鲁厮汉初依兄影克，受汉抚赏，然后背恩，入前屯为患。故有长子曰土只他不能，次子曰孛收，凡二枝而约兵千余，则又孙于獐兔二子也。猛首大故有子三，曰哈木户、曰那木赖，曰那木赛。鹅毛兔之子曰板大儿、曰阿主户，而五枝之兵数未考，想不似诸派之强也。阿只孛罗之子曰伯牙儿、曰伯言大，而兵约五百余骑，岂长子先出者强，而诸子后起者弱耶。然总是一部，去宁前中后左右塞四五百里，其抚赏也由高台、兴水县二堡焉。故事，三卫世受

冠带称臣，岁入贡加赏赉，作我藩篱，为塞外耳目，如传报有验，为边吏得首功者拟迁秩，视汉吏矣。然自长昂，董狐狸反覆以来，大率西就赏，而东寇掠，势聚则大入塞，势孤则假传报以邀赏，要挟无厌，而国门外寇如云矣。余出塞问近日辽中虏情，土人曰：“夷性狡而实利我赏。昔年大入辽岁苦之，然每入亦辄不利去，今以恋市赏渐宁息矣。”而时小人为寇偷，我兵捕而杀之，则以为杀属夷，及边将责问而彼此相推避，不肯吐寔，此其所为叛服靡常者。又其因东事而拥众挟赏，时时有之，则在朝廷威信，道将权略能驾驭耳。然总不出一抚赏羁縻也。余过前屯，有窦副将军承武者，通敏有机变人也，其抚属夷，坐之堂下，好饮食之，谕以效款护边受上犒，不然且诛杀。诸夷脱帽稽颡唯唯。其曰：“夷人重信，我先之以信，便可保他无变更，只如许之牛，断不易之以羊，许之以赏，断不少更易。若绝其赏予，断不轻与之。而大抵褒奖与进之意居多。又时示之以不测，玩之如掌上雏，令其不仰饮食于我不可得，此抚夷之道也。”余听其言，乃知忠信可行蛮貊，非浪语耳。彼弁流解此意，便堪作上将矣。自宁前而东，我边地渐广，则广宁、锦义诸堡矣，踞塞外者皆朵颜诸部也。其酋曰土蛮憨，号老王子。九子，自长男扯臣憨而下，曰委正黄台吉、曰额参台吉、曰锁迷台吉，曰歹青台吉、曰琵琶台吉，曰莽官儿大台吉、曰卜言大台吉，曰桑阿儿寨台吉，今诸酋皆虎墩兔憨约束之，牧地直广宁，去寨十余里，而市赏皆广宁镇远关。扯臣憨之长男曰莽骨速台吉，即虎墩兔憨之父也。二子，一为憨，约束诸部，而次曰炒兔黄台吉，兄弟约兵三万余骑矣。次男曰毛起炭，存而有一子曰脱脱亥，其骑亦有五千，此莽骨速之派为独盛，而制诸部也。虏中称憨如称帝。委正故，二子，长伯言，次伯言大，而约兵三千余。额参台吉故，仅一子，曰召克太，绝矣。锁迷之子，长麦力根，次哈大，亦拥骑二千余。歹青之子二，曰孛赖，曰黄台吉，俱在。而孛赖二子，长扯扯台吉，次张台吉，黄台吉一子，曰噶儿骂台吉，亦拥兵约二千余骑也。琵琶之子曰克什兔、曰阿败，约兵千骑耳。其莽官儿尚存，而有子曰伯言兔，亦约兵千余骑。卜言太存，有三子，长色令，次拱赤，三把兔儿，而兵数亦与琵琶同。桑阿儿寨存，生于四，曰扯扯阿败、曰王儿寨、曰拱革，曰班台，拥骑三千余，而视莽官、琵琶，卜言太三部差雄矣。计土蛮之派凡二十一枝俱帝虎墩兔憨。憨兵不下三万，而合诸酋兵又几二万，是以为土蛮之种强也。

按土蛮故胡元裔，其父曰打来孙。土蛮崛起自负为俺答君长，而俺答先入贡封王爵，意独恋恋，挟之以兵，二十年恐喝塞上，竟不可得，老而厌兵，死矣犹缺缺曰：“他岂不汉子，而我老婆乎。”以故诸子分部鹜然起，大率为挟封贡也。然而俺答子孙至今长王胡中，则亦护边之明效矣。直广宁西北而牧，离边约七百余里，市赏亦由镇远关者，其酋曰鬲塔必，故而生十子，曰脑毛

大黄台吉、曰以儿邓、曰扯臣台吉，曰青把都儿，曰速克赤把兔儿、曰卜言兔思扯赤台吉、曰额儿得你丑库儿、曰阿民台吉，其第十子曰拱兔者，对锦州西北边五百里而牧，其市赏在锦州大福堡焉。脑毛大始为蓟门抚夷，后以寇辽故，挟市广宁关下，辽人竟弗许。脑毛大之长男曰桑阿儿、次曰缩闹，而控弦之骑几七八千。以儿邓故，而三子曰麦力根歹青，曰宰桑台吉、曰桑阿儿寨，而控弦之骑五千。扯臣之子曰卜言歹儿，曰赤劳亥、曰大成台吉、曰色令，而控弦之骑三千。若青把都儿故、而三子曰歹青，曰滚木、曰把刺四气。速克赤把兔故，而三子曰把兔儿阿败，曰宰桑、曰石计兔。卜言兔故，而四子曰耿耿台吉，曰隐克，曰门克、曰果木、三部各拥骑二千。其必扯赤故，生三子，曰花台吉、曰汪台吉、曰滚度参千骑耳。而额儿得你丑库儿亦三子，曰汪台吉，刺麻台吉、曰锁闹安儿。其阿民台吉在，止一子，曰班旧儿。二部约骑兵各二千余。独拱兔一枝近锦州边者，五子，长以儿度赤、次刺八四气，三色令、四果木，五刺麻，而约兵五千也。盖鬘塔必十枝，凡三十二派，而脑毛大，拱兔为强。

离广宁西北边八百余里而牧，从镇远关市赏者，有大委正一枝。大委正为打来孙第四子，尝佐土蛮挟我封贡，而边吏弗予，大委正故，而长男阿惠以入犯右屯，中神枪死城下，次男昂惠台吉、三男墨力台吉，其兵骑无考，然大约今为孱虏，不似大委正时矣。

离义州正北边千余里住牧，而争赏仍由镇远关，则有克石炭一枝。克石炭为孛只第五子，数为宁前患而挟封贡。生三子，长男扯臣黄台吉、次男舍刺台吉，乏男讨讨败台吉。三子各有二男，盖六派也。扯臣生长子扯扯箇、次男章兔儿，舍刺生长子郎索，次子脱力打刺汉，讨讨败生长子姑什，次子木素。而三部拥兵骑约七八千。按先朝土蛮诸夷部屡犯挟赏，而当事大臣决策坚弗予，诚欲藉辽虏以惧西北虏，且使我辽阳卒习兵也。前辈谋国虑远矣。至于今，何辽人之不习兵，而设防奔走无虚日哉。

鬼麻之枝有五，其派十有四。直义州大康等堡四百里而牧，从大康领市赏者，长男都令小歹青也。直义州西北边五百里而牧，从镇远入市赏者，次男额参委正也。额参即乃蛮。直戚家路大定，大茂等堡四百里而牧，仍从大康领市赏者，三男昂翠台吉，四男青歹青，五男石保赤丑库儿也。鬼麻故，而五男独石保赤丑库在耳。都令之子二，曰率闹，即打刺砚台吉。曰色令台吉，有骑约五千余。乃蛮七子，曰专难，即把兔儿，曰占太，即莫力根，曰滚度参，即黄把兔儿，曰炒兔台吉，曰那木赤台吉，曰色台吉，曰脱趣台吉，有骑亦约五千余。耿耿止一子，曰昂翠台吉，兵亦仅五百余。青歹青之子三，曰千里台吉，曰土计台吉，曰敖汉台吉，兵亦约五六百余。而石保赤止一子，曰额参大儿

台吉，兵亦仅五百余，大约都令，乃蛮二派稍强，而皆奉约束于虎墩兔憨也。

离广宁镇静、镇边，镇远等堡三百余里而牧，其市赏仍由镇远者，有五路，即郎台吉。故生七子，曰扯劳亥，曰花台吉，曰逞台吉（吉儿）、曰把败、曰瓜儿兔、曰宰赛、曰委正，而七子分为十八派，其带甲控弦者大约满万，而独马少，不便鸣镛而驰也。扯劳亥之子四，曰民暗台吉，曰讨讨亥、曰锁儒、曰桑阿儿寨。花台吉之子二，曰莽哈大、曰莽官儿大。逞吉儿之子六，曰苦赛，曰土妹，曰苦参得儿，曰卜艾，曰民艾、曰卜言儿。把败之子二，曰那言脱骨，曰打来台吉。瓜儿兔之子一，曰卜言台吉。宰赛之子一，曰卜言大台吉。委正之子二，曰噶儿骂，阿大台吉。

朵颜卫夷酋有把伴者，先年抢至抄花营，配抄花妹公吉阿亥为妻，遂依泰宁而居，受其驱使。其牧地在广宁东北，离镇静，镇安等堡三百余里，而市赏由镇远关。居久之把伴死，有二男：长花大、次孛儿败，俱死。花大之子四，长煖赤，次伯言兔、三伯言他不能、四伯大。孛儿败之子三，长莽金儿，次敖毛兔，三孩四。煖赤存，生三子，曰伯青兔，曰奴儿木、曰色忒儿。伯言他不能存，生一子，曰毛起炭。盖花大四子而分四派也。莽金儿戮矣，而敖毛兔，孩四俱存。故毛兔四子，曰专兔，曰莽官儿大、曰莽惠、曰黄官儿。孩四二子，曰色令、曰夜不收，是为孛儿败之派凡六也。夫把伴一枝，虽属抄花调度，而仍系朵颜夷种，其不属泰宁诸夷明矣，故不列于泰宁夷酋中。

泰宁卫之夷酋曰虎喇哈赤，故矣而生五子，曰速把亥、曰抄花、曰歹青、即伯要儿，曰委正、曰兀班。其直广宁，镇远、镇宁、镇武、西平、海州、东昌、东胜边四百余里而牧，由镇远市赏者，速把亥诸种也。虎喇哈赤之先大父魁猛磕、嘉靖中尝入我刺梨山，至速把亥益慄悍，扰边上无虚岁，后以入寇镇夷堡，为参将李平胡射死，斩其级，死时尚披戴盔甲，臂手，级大如斗也。速把亥有三子：长卜言兔，无子。次卜言顾，有三子。其三男把兔儿，有七子焉。二枝分为十派也。卜言兔、一名伯彦务，胡人名多讹音也。卜言兔伤父死，与其弟把兔儿枕戈饮血，而思蹂塞上以相当。后塞上御之，岁苦矣，而把兔儿以镇武堡箭伤竟死，其死之者董将军一元也。卜言顾三子，曰都令、即额参台吉，曰额木素郎、即矮耍世。曰古路不四。把兔儿之七子，长额伯革打黄台吉、次曰阿把兔儿，三曰榜什台吉、四曰色特儿、五曰卜兔儿、六曰昂阿，七曰昂奴。而都令之子二，长毛起炭，次抄四乞。额木素之子一，曰搜四。古路不四之子一，曰串木素。凡四派皆卜言雇之种。额伯革打之子三，曰色令、曰速木儿、曰翔弄。阿把兔儿之子一，曰色令。榜什之子一，曰翔闹。色特儿之子二，曰矮耍世，曰把庆。卜兔儿之子一，曰噶儿骂。昂阿之子二，曰阿儿塔什、曰那木儿。昂奴之子二，曰撤鸡、曰色利。凡十二派，皆把兔儿之种。诸

夷部约拥骑万五千，而皆受调度于抄花。

其直镇武，西平、东昌、东胜、长静、长安、长勇，平虏诸堡而牧，从镇远关入市赏者，抄花诸种也。自万历乙卯辽阳长安堡升木市，而广宁、镇远以东，辽阳以西，塞外诸夷落，往来游牧无禁矣。抄花，一名炒哈，一名抄花。隆万间与妹夫花大为党，而图报其兄速把亥之仇，岁苦我边。然亦屡屺受伤，幸免捕诛耳。而至今抄花诸种为强。抄花生九子，长袄八歹青、次曰把败，三曰额参、四曰刺八时气、五曰歹安儿、六曰端木度、七曰卜塔什利、八曰本卜太，九曰囊奴。九子之派又分为二十六，强矣。袄八歹青之子三，曰色令、曰骨令、曰我儿着儿。把败之子八，曰桑阿儿赛、曰噶儿骂什、曰色令，曰勺叶、曰勺失、曰闵太、曰倒儿计、曰昂阿。额参之子四，曰色令，曰夜不收，曰伴兔木，曰翔闹。刺八时气之子三，曰虎必按刺麻，曰古路木时气，曰干计世。歹安儿之子三，曰长昂阿、曰打败、曰把气。端木度之子一，曰满都失利。木卜太之于一，曰毛起炭。囊奴之子三，曰以克昂阿，曰把汉昂阿，曰额力克昂阿，是皆抄花之种也。今抄花尚在，而计其诸部落兵盖万五千骑焉。

直辽沈平虏正北四百余里而牧者，虎刺赤第三男歹青，即伯耍儿诸子也，其牧地各猪儿苦周一带。直沈阳、铁岭六百余里而牧，市赏仍入开原新安关者抄花第四男委正诸子也，其牧地名岳落一带。直关铁西北七百余里而牧，仍入新安关市赏者抄花第五男兀班诸子也，其地名古路半，升户儿大汉把都楼子。然夷性狡矣，时款时服，宁有常哉。伯耍儿故而生五子，长子者卜儿亥也，生八子，曰莽骨儿大、曰得固革儿、曰哈儿寨、曰卜塔习力，曰所南、曰长连、曰莽骨速，曰莽骨，而共约兵三千余骑。次子者耳只革也，故而生四子，长曰锁难、次曰卜塔利力、三曰锁宁、四曰赖卜哈，共约兵千余骑耳。三子者老思也，故而生三子，长曰卜塔赤，有骑千余。次曰歹安儿，有骑五百余，三曰伯安儿，亦有骑五百余，老思三男总二千骑矣。四子者卜儿罕骨也，故而生二子，曰把拜台州，曰火把台州，约兵千余骑。五子者额参大也，生四子，曰锁迷、曰那兔、曰那速户、曰撒哈儿，而约兵千余骑。计伯耍儿之种凡五枝分二十一派，而时为辽沈间患苦矣。委正故面生四子，长以邓儿，次脱卜户，三脱退，四小老思。以邓儿故有十子，长曰舍刺把败，而有三子，曰果兔儿，曰把什汉、曰刺把什，拥兵千余也。次男哈刺把拜故，而有五子，曰刺伴、曰刺什气、曰什伯兔、曰歹青、曰桑阿寨，而拥兵亦约千余骑。三男妆难生二子，曰得勒革兔，曰色捧。四男妆兔有二子，曰阿卜大台吉州，曰我速苦利，而拥兵各五百余。五男小耳只革生二子，曰果木台吉州、曰歹安台吉。六男伯倍故，生一子，曰朱身。七男果丙兔生一子，曰三袄儿，而亦约兵四百余。八男火把台州故，而生一子，曰抄花，约兵三百余。九男把秃男，亦约兵三百

余。十男奴台生一子，曰昂革台吉，而约兵三百余，委正之次男脱卜户者，故而生一子，长孛罗大、次打刺汉台州，约兵四百余。委正之三男脱退，故而生一子曰歹青，亦约兵三百余。委正之四男小老思者，亦约兵四百余。盖委正四男而分二十三派矣。兀班故而生二子，曰莽兔、曰伯吉儿。莽兔之子七，曰莽骨大、曰比领兔、曰伯洪大、曰刺把什，曰刺巴太、曰所宰、曰色崩。伯言儿以入犯高平被伤死，而其子宰赛生三子，于万历己未秋七月为奴酋所获。其长男青台州，次男瓜儿兔，三男海来兔，有兵一万五千骑强矣。而不虞奴之乘其后也，至今奴质以饵其部落云。

福余卫之夷今弱矣，当万历丁亥，戊子间，勾西虏为开铁患，亦中国一疥癣也。乃竟为西虏所残弱，而避居混同江，江离开原边千余里，其久不赴新安关领市赏，积弱不振之故也。先是夷酋生三子，长往四儿、次撒巾、三锦只卜阿。往四儿，故而有子恍惚太。其恍惚太之子曰把刺奈、曰卜敖，而约兵千余骑也。撒巾故，而有子生卜儿炭，亦拥兵千骑焉。锦只卜阿，故而有子主儿者阿，故生一子曰土门二，约兵三千余骑。夫恍惚太，土门二，皆曩日引鬻兔，伯言儿为边患者，然总其部才五千，非附会西虏乌能狼突而江塞上哉。

海西夷曰北关，曰南关。北关酋曰祝孔革，塔鲁木卫都督金事也。故而生二子，长曰台出、袭祖职。次曰捏你哈、皆故。而台出生二子曰逞加奴，仰加奴，二子皆狡，引西虏为边患，被剿死。而逞加奴有三子，其长于卜寨，抢建州被杀。卜寨之长男则白羊骨，袭祖职者也。其次男卜儿罕骨在，一子牙木台州，皆住野黑寨，离开原镇北关五十余里耳。以逞、仰二酋大创，故弭耳受戎索，由北关贡市领赏焉。且倚我卵翼以抗奴。我开原失而北关因陷于奴，乃我亦失一外藩，而奴更江也。建议者以为借开原与北关以拒奴，然不思逞、仰二奴昔日何状，而能保白金之不为肘腋患耶，谭何容易也。按北关仇南关，而猛骨孛罗遂甘就建夷罗网，人皆谓灭南关者建州，而不知灭南关者北关也。南关灭，建州寝强。北关于是渐弱，相构未已，弃弱怜而来强寇，诘非逞、仰，那、卜四酋为谋之不臧哉。然则灭北关者非建州，而亦北关之自灭也已。台出之次子仰加奴亦以逆剿杀，而生五子，长曰那林孛罗故。次男金台失，领兄兵，生一子得勒革台州。仰奴三男曰赛必兔，四曰阿力木，皆故矣。五曰土木兔，故生一子曰抽古六台州。而金台失杀之。故仰奴之后独有金台失与白羊谷，分为二寨也。在台住寨住，亦去镇北关五十里，今并没于奴。或云金台失杀其五弟之子，而又不和于叔白羊骨，遂各相狃而迄于同灭，乃知借开原之说未可为石画也。

南关之夷酋速黑忒，塔山前卫左都督也。故面生二子，长曰王忠，袭祖职。次曰克失音辰。王忠故而二子汪古罗，汪古六皆故，克失音辰之子王台袭职

焉，生六子，长曰兔（虎）儿罕，次曰三马秃、三曰往失，四曰那木台，五曰康古六，六曰猛骨孛罗。虎儿罕故，一子歹商，为北关所杀。三马秃故，子王把太内附，为广宁指挥，改名王尽忠，生二子，长王国勋、次王元勋。往失故，生三子，长阿敏，亦内附为指挥，名王尽安。次伯撒、为奴酋所杀。三宰桑内附，为力木山把总，阵故。那木台子曰召乃。康古六子曰古莫台州，皆死于奴。猛骨孛罗袭祖职，升龙虎将军，然与北关构隙，为奴酋计所愚，恋内妻而去其兵柄，卒以出死。长子吾儿忽奔，奴豢之为婿。次子克把库，内附广宁为王世忠，南关之地遂墟。王忠，王台皆忠于本朝。其子虽灭于奴，而后裔居中国，附塞上，袭冠带者为多，树其党类，使自成一部落，恢复祖宗故地，亦中国一藩篱也。

奴酋既诱杀猛酋，收其敕书部落，北关寨废，而奴酋独强，于是建州之祸乃烈矣。按奴住牧在宁宫塔、红岩子等寨，其通贡由抚顺关，其部夷从抚顺、清河、靛阳等处随便互市。自吞并王兀堂，诱杀猛骨孛罗，而东自镇江，长奠，北抵开原、威远，凡八百六十里，与边鄙相逼也。其兵不下五万余。古云：“女女真满万，势不可制。”况今日哉。奴之祖曰佟教场，建州卫左都督僉事也，生佟他失。有二子，曰奴儿哈赤，速儿哈赤。他失死于乱阵，而奴儿升授龙虎将军，有七子，长男曰洪把秃里，为奴杀矣，而一子曰阿古。奴之次男曰贵英把秃里、三曰忙哈大、四曰黄台住，五曰把卜太、六曰阿卜台、七曰把卜海。速儿为兄奴儿囚杀，而二子曰秃龙，曰阿哈，今皆为奴儿管兵，其养成豕突之患者以封号敕书太隆，而自后以边人不设备而好生事故，渐激其内犯，及抚顺、清河之陷，势如破竹，而将帅不能协心慎重经略，无驾驭纪律，遂一败没而不可救，至今疲海内而卒难为力也。嗟乎，非奴之强，中国自弱耳。夫赵营平之画西羌曰：“以臣愚计，迟之十年”。今日之事，十年果足了奴乎哉。